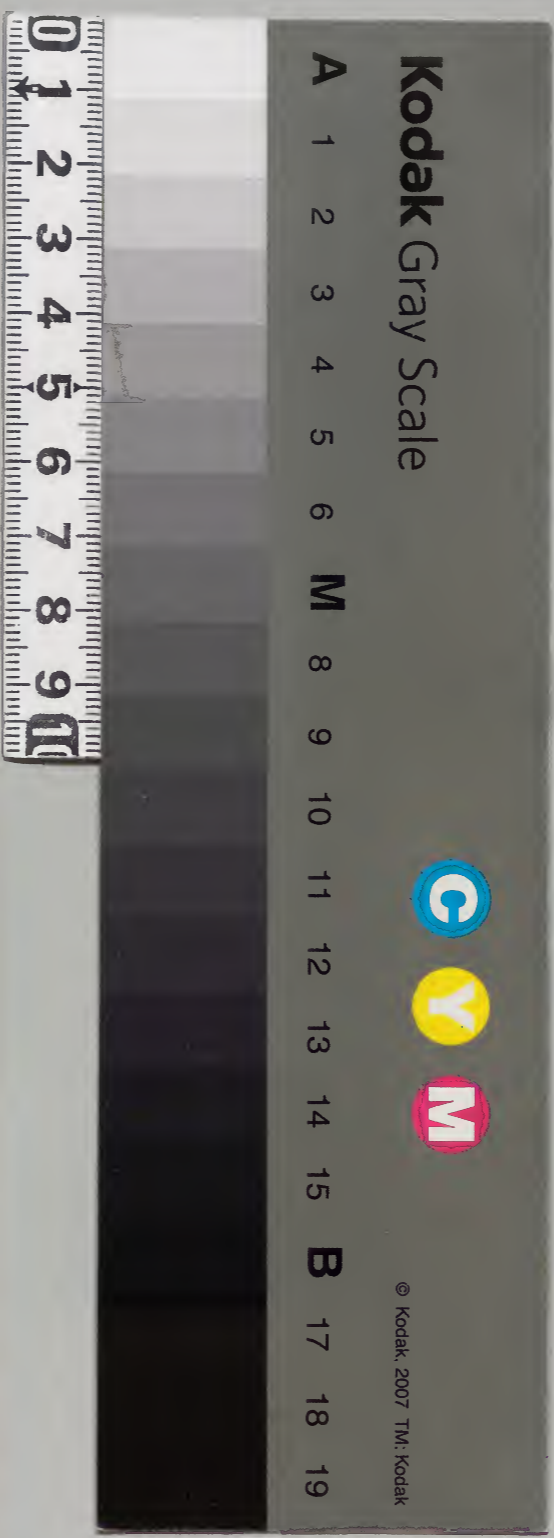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二	四	二
二	二	四	二

四〇四  
 二二  
 二二  
 二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404
冊數	22 (15)
函號	279 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史記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二

漢 太史令 龍門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直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云二人教跡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

說今則不可依循宜命老子尹喜莊

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

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并為列傳首處夷

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說道則

禁惡咸致正理制御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

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  
妙與法乘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  
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  
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叙述自有深意豈宜  
妄為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晏  
為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為  
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  
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綿稱孔子求

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  
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  
二十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尚書有堯典舜典  
大禹謨儀禮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

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

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

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  
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

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  
之見出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  
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  
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飲

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  
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二里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

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  
雜記也然堯讓於許

由及夏時有卜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  
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  
許由卜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  
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揚暉東方朔見其  
文稱余而加大史公曰也其上

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

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

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澗水下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沉於盧水是義至高

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畧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

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孔子曰伯

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

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觀

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

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其傳云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

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

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

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是也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

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父欲立叔齊及

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

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

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

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

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

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鷺也○正義曰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

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豈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

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

安適歸矣索隱曰犧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又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

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

邪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似是有怨邪又疑其云非是怨邪○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

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

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

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

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衿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

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

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

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

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

正義曰按賊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

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于餘友劉氏

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友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

正義曰睢仰白日怒貌也言盜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

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漳鄉此

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

遇而惡道長尤 大著明之證 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

逸樂富厚累世不絕 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 或擇地而

蹈之 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果足高山之頂窟 跡滄洲之濱是也 正義曰謂北郭駱鮑焦等是

也 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 索隱曰滄臺 非公正不發憤

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索隱曰謂入臣之節非公正 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

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 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

道是邪非邪 索隱曰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 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足邪深惑之也蓋

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 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 正義曰儻

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 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儻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亦各從其志也 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 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

其志也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鄭玄曰

可求而得之當備德以得之若於道可 求而得之者雖執鞭感職我亦為之 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 孔安國曰所好 者古人之道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

濁清士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 舉代混濁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 豈以

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 米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

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 災是其輕若此也 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

由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索隱曰自此以下雖論 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顯

等也 自附驥尾而行者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是也 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

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 陷非罪與伯夷相 索隱曰賈誼也作鵬鳥賦云

類故寄此而發論 賈子曰 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 三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七 列傳 五

貪夫狗財

正義曰狗才迅反狗求也。賡云已身從物曰狗。

烈士狗名夸者死權

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蓬死不休故云死權也。

衆庶焉生

索隱曰焉者待也。音凭言衆庶之情。

蓋馮特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

○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警作史記若貪夫狗名夸

者死權衆庶貪

生及成其史記

同明相照

索隱曰已下並繫辭文

同類相求

正義曰天

欲雨而在礎潤

雲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

聖

人作而萬物覩

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

者書言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

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

作史記使萬物見觀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

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不子何敢讓焉作述天經云勿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雖雄故長於風樂

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

於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道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

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

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

稱悲夫

正義曰趨音趨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堙滅不稱數者

亦可間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

天道平分

與善徒云

賢而餓死

盜且聚群

吉凶倚伏

報施糾紛

子罕言命

得自前聞

嗟彼素士

不附青雲

史記卷六十一終

史記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漢 太史令 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索隱曰潁水各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

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管夷

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

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歎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

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



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因焉鮑叔遂進管仲

正義曰齊世家云鮑

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儀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妣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

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

與鮑叔買分財利

正義曰賈音首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

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

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

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

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

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

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

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

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濶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

步耐步產微凡十代世譜同

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

鮑叔能知人也

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

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

皆加勇猛不若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

正義曰齊

國東濱海也

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

索隱

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畧也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

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姪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

管子曰四維者禮義廉耻也

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

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

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

慎權衡

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正義曰輕重謂耻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耻辱甚貴重

之有得失甚戒慎之

桓公實怒少姬

索隱曰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

南襲蔡

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

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

正義曰今齊州東河

桓公欲背曹沫之約

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沫○正義曰沫莫葛反

管仲因

而信之

正義曰以劫許之歸魯侵地

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

取政之寶也

索隱曰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

管仲富擬

於公室有三歸反玷

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齊人不以為

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置於諸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

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

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後百餘年

而有晏子焉

而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

字父桓子名弱也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

名并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曰謂已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

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已增脩業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

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

牟觀弊冠反表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

父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

于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

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索隱曰信讀曰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

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

不知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

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

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

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

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

御然子之意自以為是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

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大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

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

高曆二十六年刊

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

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及晏子春秋正義曰七

七畧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

春秋七篇在儒家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

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正義曰言管仲相

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

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索隱曰左傳崔杼殺

尸股而哭之成禮而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

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

忻慕焉索隱曰大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易

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

夷吾成霸

平仲稱賢

粟乃實廩

豆不掩肩

轉禍為福

危言獲全

孔穎左衽

史折執鞭

成禮而去

人墜存焉

史記卷六十二終

史記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漢太史令

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承德郎司業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老子者

正義云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踈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

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踵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毋八十一而面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毋懷胎八十一載

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上元經云李毋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脈張君相云老

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學也考教象聖楚苦縣厲鄉

達成聖學乃學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出仁聖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

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苦音枯○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

廢至天漢脩史之時楚節王絕都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

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厲音賴胥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

生地也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

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矣此傳不稱

周守藏室之史也 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

之柱下因以為官名 ○正義云藏室在浪反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

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因六水

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

相携隨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索隱

而去也 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實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

若愚魯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滯志是皆無益於

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烏吾

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

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

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

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

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

萬曆二十六年刊

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二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於是老子適著書上下

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

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遊之果

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尹喜隱曰

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

氣浮關而老子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

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荒蕪為牆蓬蒿為室棘木為牀蓍艾為席

藟芟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西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

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

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

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萊子故二百餘歲孔子世家云孔子朝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

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一主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

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示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也以其脩道

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口實而史

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

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

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

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

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于本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十三 列傳 三

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宗子注 索隱曰 注于宮宮玄孫

假索隱曰音 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

邛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

黜退而後之也 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

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 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

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 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 蒙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

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 與梁惠王

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 大抵猶言

官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

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

子有寓 作漁父盜跖胙正義曰 胙音丘魚反篋音苦

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 以詆訛孔

子之徒索隱曰 詆音郵訛音訾 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

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乎實正義曰 莊子云庚桑楚者

成瑛云山在魯亦云在涿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

之德衛生之經若楠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

人災然莊子雜篇庚桑楚八已 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 屬

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 猶方折 指事類情用剽剽儒墨正義曰 剽正

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光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 光

又音見養又作癢○正 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三

三



王聞莊周賢

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

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

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

索隱曰孤小也特也子亟願為小豚不可得

去

索隱曰音棘猶急也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

索隱曰汚瀆音

鳥讀潢汚

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

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

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學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

申不害者京人也

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

故鄭之賤臣

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

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

世兵寇屢交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

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書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於太史公所記也○正義

曰阮孝緒七畧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

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

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亡

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

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

而其歸本

於黃老

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

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非為

入口吃正義曰音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

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

也王安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

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及舉浮淫

之蠹而加之以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

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正義曰介甲也

胄堯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

整也悍忠梗及折衝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

禦侮之人也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

可盡其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正義

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消弱故觀往古故作孤

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

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

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

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

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蓄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

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

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

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

能自脫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于反言游說之道為難

韓子微異煩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

省小不同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又非

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

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曰橫失詞理能盡

說已之情此難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

是難尚非極難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末射尊重之意貴賤偏

絕吉起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

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

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

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聞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

是難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

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

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相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

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

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於疆國所說實為厚利而顯

而為名高者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也而

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

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

知說當終遺顯戮也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

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正義曰專

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

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

主之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正義

曰渥澤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不行而

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為恩德故德亡說不行而

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為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

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云云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云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鄰父以墻壞有盜却為見疑即其類也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正

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功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

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

知是則以為為疆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

者身危正義曰疆其兩及人主必不欲有為而說者疆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正義曰間音紀覓反說

之事情乃為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索隱曰韓子游

被細微之人言權大用則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貸正義曰

人主愛行人主以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正義曰論說

為借已之資籍也人主所憎惡

人主則以為嘗已索隱曰謂人主

者但徑捷省畧其辭則以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

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

上嫌其多巧誕久而無當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博聞

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

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

盡正義曰懦者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慮事廣肆則曰

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此說之難

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

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

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

正義曰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

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為訕上也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間

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間○正義

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自多其力

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疾

格君上故致杜郵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

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

有與同矢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

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

類也又若人主與同矢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

○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

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

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

臣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悟言無所擊排索

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悟於君也

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迺後申其辯

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

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正義曰拂悟當為拂忤古字假

事擬安民與化事在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濡

濡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

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

辭○正義曰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得

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

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

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

之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

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伊尹為庖

任爵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

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百里奚為虜

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

世家云襲滅虞公及大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

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曰汙音烏

故反庵則非能士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宋有富人

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

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鄰父說

皆當矣而切見疑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

非處知則難乎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

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

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

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當當派反然而其

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昔者彌子

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

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

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景園彌子

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

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

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

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

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

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虫類也可擾

故言龍之為虫

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

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

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

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

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

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

八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

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滕趙而逐取世監門子

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合云云趙誅韓非也申子韓子

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

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

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

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

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

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

清淨無為

道尊東魯

迹竄西垂

莊蒙栩栩

申害卑卑

刑名有術

說難極知

悲彼周防

終亡李斯

史記卷六十三終

史記卷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中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初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奉一級臣黃錦等奉

青重修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

○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  
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

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

上黃河南岸地即  
滄德二州北界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



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

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索隱曰謂

命之爲將以將軍也將音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

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

姓不信任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

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

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旦日謂明日穰苴先馳至

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爲表以視日賈

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正義已音紀

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什表決漏

索隱曰什音赴什者臥其表也決漏謂人行軍勒兵申

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

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

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音袁枹音浮○正義援枹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挺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

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

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

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

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

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

帝曰苟便於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

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

之左駟兵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驂以

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

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

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

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

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

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

迎勞師成禮然後及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

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

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

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

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

放穰苴之法正義放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

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四

田傳

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褻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

嬰薦穰苴

武能威敵

斬賈以徇

三軍驚惕

我卒既彊

彼寇退壁

法行司馬

實賴宗戚

史記卷六十四終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漢太史公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翹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真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

十三篇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索吾盡觀之矣

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

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

素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

皆令持戟命

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

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

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

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

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

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

素隱曰趨

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

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

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

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

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大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

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

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

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

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

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

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素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

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

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

素隱曰臏

頻忍反龐皮江 龐消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

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消恐其賢於已疾

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

正義曰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竒竊載與

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

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

謂田忌曰君弟重射索隱曰弟且也臣能令君勝田忌

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及

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孫子曰今以君之下

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

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

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

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

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

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

捲索隱曰謂專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

縮非救鬪者不搏擻索隱曰音擻擻謂救鬪者當善擻

也戢矣按擻謂以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亢音苦

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

前入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

虛也此當是舊語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

萬曆二十六年刊

搆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

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

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

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弊

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邳鄆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

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披紀丘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

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

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

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

怯者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

將魏武帝曰蹶猶蹙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

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

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

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

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

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今齊軍善射者

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

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

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

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龐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

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

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

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

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

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然用兵司馬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

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

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爨

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式軟反

又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

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  
 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  
 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  
 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  
 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  
 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脩政  
 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  
左則東邊別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

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

之人盡為敵國也楊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武侯

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

曰呂氏春秋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

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

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

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

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

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

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

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

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

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肅乃使令尹盡誅

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

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五

卷之五

六

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忘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

孫子兵法

一十三篇

美人既斬

良將得焉

別孫臏脚

籌策龐涓

吳起相魏

西河稱賢

慘礪事楚

死後留權

史記卷六十五終

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漢太史公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上東裴翹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幸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勅重較刊 承直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負負父曰伍奢負兄曰伍尚其先

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有顯故其後

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

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六

列傳

一

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

稍益䟽建使建守城父

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

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

賊小臣䟽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

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

太子

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

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

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

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

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

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負為人剛戾忍詢

音夫

索隱曰鄒氏作

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

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

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

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  
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  
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  
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  
耳謂負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  
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反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音  
古患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  
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  
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  
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

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  
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自欲殺其從者從者知  
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  
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江西江乃吳楚之境  
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  
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  
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  
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  
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州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六

三

晉人吳鴻臚嚴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深音栗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

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父之楚平

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

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

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

國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遠尚伍子胥說吳王

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在

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

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

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退而與

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

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

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

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

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

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

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

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云殺卻宛宛之子曰伯嚭

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吳

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

不得歸索隱曰公子獨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

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

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及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

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古國

後所封潛縣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有天柱山將兵伐吳吳使伍

負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

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

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

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

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

從索隱曰概音古賚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

公孫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

都○索隱曰郢音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

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鄭音云國名○索隱曰走

國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

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吳

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卽是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

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十與王於

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負與申包胥爲交負之亡

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

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  
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

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正義曰申包胥

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彊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

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

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

之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讐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

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

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

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

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丘地名在郊

外○索隱曰左傳作稷會吳王以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

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

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

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夫概

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

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

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婆○索隱曰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

徙於郢楚地音若○索隱曰今關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

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

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曰

作構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構李傷將指卒於陘是也解在吳世家軍卻闔廬病創楚良

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

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

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椒○索隱曰又如字○

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上

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

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塿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

氏字子禽楚之郢人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

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

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

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

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

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

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

兖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君在

魯縣益䟽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

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

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

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



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  
誥曰有顛越不恭剽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  
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  
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  
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  
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  
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  
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  
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  
身復疆諫索隱曰復音皮逼反沮毀用事沮音自呂反徒幸吳之敗以

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  
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  
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  
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  
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  
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鏹錄于反曰子以此死伍  
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  
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  
幾不得立正義曰若旣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  
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

吾墓上以梓今可以為器

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云樹吾墓檀。檀亦材也。

也。吳其亡乎。

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

索隱曰抉音烏。宛反。抉亦決也。○正義曰

東門。鱈門。謂解門也。今名葑門。鱈音普。姑反。鱈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子胥。壽盪。羅城。開此門有鱈。鱈隨壽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鱈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之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

頸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

應劭曰取馬革

為鴟夷。鴟夷。楛形。○正義曰盛音成。楛音古。曷反。

浮之江中

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案

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

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

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

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二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因命曰胥山

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端。胥湖山有古葬胥

二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

鮑氏殺其尹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

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

索隱曰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

淮南。遼。道。縣東南。

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

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

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

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

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

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

重賂與已比周也

正義曰紀。鼻。二音。

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

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

勝歸楚葉公諫曰

正義曰上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

勝好勇而陰求

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汝南襄

鄢陵是曰穎川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襄白公歸楚三年而吳

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

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

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

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

平見曰王孫作子期之子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

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

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石乞曰不殺王

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石乞從者屈固徐廣

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

蓋此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圍公陽次宮負王以

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土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

索隱曰昭王夫人即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

惠王母乃越女是也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而虜石

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

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

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

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蝼蟻棄小義

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窘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六

死傳

音求殞反

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大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

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

嗟彼伍氏

被茲凶慝

負獨忍詬

志復寃毒

霸吳起師

伐楚逐北

鞭尸雪耻

抉眼棄德

史記卷六十六終

史記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漢太史令

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

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

學士海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

幸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直郎司業仍加奉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

孔廟圖作七十二人

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

僻正義音癖參也魯

孔安國曰魯鈍也魯子遲鈍

柴也愚

何晏曰愚直之愚

由也

嗙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嗙回也○正義曰嗙音畔又音岸屢空賜不受命而

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日屢

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

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

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孔子之所

嚴專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

汲汲於仁以善白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

終蓋蘧伯玉之行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衛命蓋

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戴記云蹈思而行信終日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

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銅鞮伯華介山子然

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

銅鞮伯華之所行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

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

無死天下有定矣○正義曰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

之子皆後之不並世○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

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

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二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

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

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

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

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

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鞮丁奚反按銅鞮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

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

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

不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

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虛爾有

是行○正義曰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疑釋十卷及語駁虛二卷回年二十九髮盡

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

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

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

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

擲或為設事之辭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論語為

設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

能使門人日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

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在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

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

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索隱曰

不得有非問之言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

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也如有復我者必在

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止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

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

也夫包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仲弓問政

萬曆二十六年刊

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

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曰可使南面言在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

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

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

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

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

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

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子曰行之子路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

父兄不可自尊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

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索隱曰家語仲由一字季路亦云是卞人少孔子九歲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玃豚冠以雄雞佩以玃豚二物

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

服委質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

也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

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

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少故請益曰無倦者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

行此二事無倦則可行此二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

萬曆二十六年刊

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李

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

義之責也○索隱曰充字私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

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

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樂

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若由也不得

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其死然孔安國曰不衣敝緼袍孔安國曰與衣狐貉者

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

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

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丈人子路為季氏宰

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

言備臣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衛邑辭孔子孔子曰

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

猛不能害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大恭正以靜

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躅得

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

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

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躅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

孔惺之邑宰蕢躅乃與孔惺作亂索隱曰左傳蕢躅入

惺於廟疆與之盟而立廟謀入孔惺家遂與其徒襲攻

蕢躅非惺本心自作亂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賸蕢賸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賸勿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賸懼乃下石乞崇廕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悔慢之人不敢言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

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

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

之文春秋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燧改火各異木故曰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

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蕢其無辜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

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

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毀也二者喻雖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一 列傳六

施功猶不成也 王肅曰言 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五帝之德也 宰我為臨菑大夫 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 與田

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

子我而田闕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子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

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 孔安國曰對曰賜愈猶勝也

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 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蓋宗廟之貴器 陳子

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

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之為治

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 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

與之 君自願與之 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

孔安國曰未足多也 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

也田常欲作亂於齊禫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

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

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

索隱曰公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孫龍也

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

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

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

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

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

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

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

鄰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

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庸曰鮑

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

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

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

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

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

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夫而之吳

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

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

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

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

萬曆二十六年刊

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

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太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七 列傳

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

發士卒佐之以徼音緝其志王肅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

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

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銳

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

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

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

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

國為虛葬虛音墟葬音莫朗反○索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

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

大夫種頰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

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

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

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

領缺屈盧之矛索隱曰缺音缺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

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

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

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

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

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

萬曆二十六年刊

以應卒有非常之事 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

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

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

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公

十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

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公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 吳晉

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

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

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

公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 破吳三年東向而霸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

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

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

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貨

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

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 喜揚

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錢也 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僂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僂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僂家蓋吳郡人為是 字子

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曰

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子游曰昔者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七 列傳 七

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則易使孔子曰三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

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隱曰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少孔

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今美目盼今素以為絢今

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

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姜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曰禮後乎何晏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問以成也

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

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然則師愈

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

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跡也○正義曰文侯外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政焉其子死哭之失明

顯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曰錄陽城人字子張少孔子

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

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包氏曰哈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

萬曆二十六年所

史記卷之二十七 齊世家第二

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

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思子張書諸紳孔安國

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也帶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

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

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

有謙退之志察其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

不可除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

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

虛安居其偽而不自疑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

在兖州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字子輿少孔子

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魯

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

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椽提三尺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

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七里注水經云黃河

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齋千金璧渡河陽疾波

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

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武城人正義曰括地

志云在兖州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七

列傳

三



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

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滄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

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

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辭

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及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兖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

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

來通字誤為密較可明矣處字從音呼寧從音縛下俱

為必世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孔

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賤安得此

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密子賤

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平馬期問其故密子

賤曰我之謂有人子之謂在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及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

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

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耻也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

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耻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

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我自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術子貢

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  
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  
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  
也子貢慙不釋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長范甯云字子芝

孔子曰長可

妻也雖在累紲之中

孔安國曰累黑索也繼繫也所以拘罪人

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

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

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緇按其人足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

蓋居南宮因姓焉

問孔子曰羿善射夏后位其

君篡夏后位其

徒寒泥殺之因其室而生鼻鼻多力能陸地行俱不得  
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羿音諸盪大浪反

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

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

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

容出孔子曰

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

國有道不

廢

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

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

孔安國曰

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

以其兄之

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皙克

孔子曰天下無

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

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歲

音點

字皙

孔安國曰皙魯參父

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歲曰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音遙○正義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孔

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父子嘗各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

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樽

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

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正義具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

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塞臂子弘正義曰馯音汗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

弘傳江東人矯音橋子庸音庸

疵音字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疵傳燕人周子家

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

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

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楊何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

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

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郈亭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

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未熟習而便為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七

然後為學

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雕開字子開

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

孔子說

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

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繆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

子不責而云命非幾子之流也

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

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

孔安國曰季孫信諸患子路也

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

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

孔子

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

孔安國曰宋人

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

曰仁者其言也訥

孔安國曰訥難也

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

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

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孔安國曰牛尤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

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

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

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

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

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

馬融

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

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

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

襁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

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

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恭近於禮遠耻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

故曰近義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

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其立為師師

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

持雨具已而暴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

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昨暮月不

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

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

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

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

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貢曰何以

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

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

五子一子短命頽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

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

以故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

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

萬曆二十六年刊

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

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

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

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

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大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

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

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

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

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匪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

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者忘禮也

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魯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循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循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孟子

云趙人莊子云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  
堅白之談也

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

于左 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高  
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

寮秦冉鄒單二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曹當  
此三二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

玉申張申堂俱是後人以  
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 鄭玄曰  
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 正義曰  
句音鈞

秦祖字子南 鄭玄曰  
秦人

漆雕哆 音赤  
者反 字子斂 鄭玄曰  
魯人

顏高字子驕 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  
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鄭玄曰  
秦人

商澤 家語曰  
字子李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鄭玄曰  
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 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  
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

亦云語在二十五人中今在  
三十二人難恐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 鄭玄曰  
齊人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鄭玄曰  
魯人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三

奚容箴字子哲正義曰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

鄒苦堯反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鄒善鉅鹿

句并疆鄭玄曰衛人

罕父黑子索家語曰罕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正義曰

申黨字周正義曰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

樊旂字子祺

彫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

原亢籍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曰亢作兗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



廉潔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二孺子俱

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邾巽字子歛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一

邾巽邾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云忠字子茂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歲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

教興闕里 道在陬鄉 異能就列

秀士升堂 依仁遊藝 合志同方

將師宮尹 俎豆琳琅 惜哉不霸

空臣素王

史記卷六十七終

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

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

索隱曰公叔氏痤名也痤音在戈反為中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

謂之子禮記文王世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

謂之庶子掌公族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八

列傳

惠王親往問病

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瑩後徙大梁而稱梁也

曰公叔病有如

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痊之中庶子

索隱曰駘國策云衛庶子

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

且去痊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

許諾而去公叔痊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

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

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

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

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

也豈不悖哉

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音背

公叔既死公孫鞅聞

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

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

音甲多去聲平聲並通

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

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

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闕悟矣後五

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

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

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

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

語不自知邾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  
中吾君吾君之驪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  
代而君曰又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  
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  
術說君索隱曰音稅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稅然亦難以比德於  
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  
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少見此  
於人也○正義教五到友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  
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

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校弊為政之術所為

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

其龍曰索隱曰孝公之臣其姓名龍也世氏出春秋時其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

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

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

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

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

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鞅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

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

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

君書作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反古者不可非

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

法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家而相收司連

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不

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

云與斬敵首同賞也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

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

活者一人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受上爵為私闔者各以

輕重被刑大小僇方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

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也

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不事事

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

法特又重於古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索隱曰

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

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

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

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

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

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

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

鞅新變之法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

令為初令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

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

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

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

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

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一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將

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

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

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隼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

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

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土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權衡

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

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

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

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

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

之中條巴東連汾晉之險證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

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

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

萬曆二十六年刊

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  
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  
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  
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  
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  
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  
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曰  
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  
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

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

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

東入十九里本商邑周之

商君相秦十年

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

商君法十八年而死於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

見也從孟蘭皋

索隱曰孟蘭皋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皋得與趙良相見也

今鞅請

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弄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

吾治秦與

索隱曰說音悅與音子

趙良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

明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足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

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

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

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

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羸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

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

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

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

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羸大夫

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

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

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

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

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故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發教

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

關請見款即也五羸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

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

施於後世五羸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音體童子不歌

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羸大夫之德也



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處分令，謂秦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口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

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為驂，乘持矛而

操關所及戟者。徐廣曰：一作奈，屈盧之勁矛，于將之雄音吐，騰反。奈音遼，屈音九，勿反。按屈盧于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觀野王云：鉞也。方言云：矛，吳楊

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格。旁車而趨，此一物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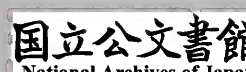
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

刪之君之危者，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

五都。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五邑，故五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商於

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

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



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

者其効甚明故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

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

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

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

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

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

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

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

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

池索隱曰鄭池者時澠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澠或

作彭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澠池故也澠音亡忒反

○正義曰澠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秦惠王車裂

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澠乃擒殺之

商君以狗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

刑深刻薄謂棄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

仁義不惻誠也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

其質矣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

孝公論帝王之術是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

浮說耳非本性也

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

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

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嶠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

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藉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善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可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許聚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合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恐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作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

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是其也

索隱述贊曰

衛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然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作賓

史記卷六十八終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漢 太史 令 龍 門 司馬遷 撰

宋中 郎外 兵 參 軍 河 東 裴 駘 集 解

唐 國子 博士 弘 文 學 士 河 內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皇 明 朝 列 大 夫 國 子 監 祭 酒 臣 劉 應 秋 承 直 郎 國 子 監 司 業 臣 楊 道 賓 等 奉

勅 重 較 刊 皇 明 朝 列 大 夫 國 子 監 祭 酒 臣 吳 士 元 承 德 郎 司 業 仍 加 俸 一 級 臣 黃 錦 等 奉

旨 重 修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

人秦最少兄代弟厲及隣雒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

東事師於齊而

習之於鬼谷先生

徐廣曰雒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

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其道故假名鬼谷 出游數歲大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九

列傳

一

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

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

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索隱曰謂士之立

曰音遍觀謂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曰謂士之立

盡觀覽其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

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

闕之君矣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

謀伏而讀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

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

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

○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

兵法揣摩音初委及摩音乾何反鄒誕本作揣摩靡讀亦

為摩王劭云揣摩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

高誘曰揣摩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

從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

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蘇秦皆少之劉氏云少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

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

隴山及隴山關大震鳥蘭等關北有被山帶渭東有關

河正義曰江謂岷江從涪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

荆陽入海河謂黃河從河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

州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

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此天

府也索隱曰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以秦士民之眾

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

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

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

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索隱曰說音

失名曰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北有林胡樓煩

索隱曰地理志樓煩屬鴈門郡西有雲中九原索隱曰

正義曰二胡國名朔嵐已北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正

義曰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四十

里九原郡在林榆縣西界南有噶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并州其州

索隱曰噶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沱地理志鹵城

縣名屬代郡噶沱河自縣東至叅谷又東至文安入海

也○正義曰呼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

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幽州歸

義縣東與呼沱河合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

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南有碣石鴈門之

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義曰鴈門山

在代燕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

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

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

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

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

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

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

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

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渡噶沱涉

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也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

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

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

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

國小西迫疆趙正義曰貝冀非趙四州南近齊河北博

滄德三州齊地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

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

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索隱曰世本名言曰天下卿相人臣

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

日久矣正義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

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右捐館舍君乃今復與

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精為君計者莫若安民

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

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

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

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

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

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之利

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君誠能聽言燕必致旃裘狗馬之

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

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

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

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

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

正義曰楚東淮泗之上與齊接壤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

効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

則上郡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

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楚弱則無援

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正義曰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

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

南陽是包裹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起兵自守○素隱曰操兵戰國策作銷鑠據衛取淇卷則

齊必入朝秦卷兵權反○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

齊必來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

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

正義曰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

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此臣之所為君

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

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

在鎮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

州西

萬曆二十六年刊



清正義曰清漳東有清河河今貝州北有燕國正義曰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

趙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

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

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

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

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

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

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

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

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

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

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

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

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臣也破於人為被前敵破

人之與見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已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已事他人豈可同

日而論哉夫衡人者正義曰衡音橫謂為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

予秦索隱曰案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

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音狡

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一

六

說文云 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

姣美也 秦權恐悞諸侯 悞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悞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悞音憇義

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

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敬尊主廣地疆兵之計臣得

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

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 徐廣曰涇水出汲郡

林慮 通質剗白馬而盟 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躡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 要約曰

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 索隱曰謂擁兵於曉

關之外又 趙涉河漳 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 燕守常

山之北秦攻韓魏 正義曰謂道蒲津之東攻之 則楚絕其後 索隱曰謂出兵

武關以絕 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

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 正義曰在洛川北水縣 魏塞其道 索隱曰其

道即河內之道 趙涉河博關 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

勃海 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 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

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索隱曰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謂同

齊涉清河 正義曰齊從貝州過河而西 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

不知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 索隱曰謂

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 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

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

趙王曰寡人年少立

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

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

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曰一鎰二千四分

也又禮鄉射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以約

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

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

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蘇秦恐秦兵之

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曰世

本韓宣王昭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索隱曰二邑本

邑地理志二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

之塞蓋在商洛之間滴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

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

一里亦曰楚東有宛穰洧水宛於袁反洧于鬼反○索

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

山○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陘亭密縣有陘

鄭西南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

疆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少府時力

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秦時力

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皆射

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超足

蓋起足踰之而射也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奔心韓卒

故下云蹠勁弩是也之劔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鄧此面而

不見冥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

萬曆二十六年刊

朔州北。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李軌云：在韓國。案：徐廣曰：汝南。冥房有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音。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鄧師宛馮。徐廣曰：蔡陽。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冶寡人欲因干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是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為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吳邪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取市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

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鞬，鐵幕。鄒誕云：莫一作陌。草挾。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草挾。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謂以革為射決，射鞬也。跋芮。跋音伐。索隱曰：跋與謂繫楯之紛綬也。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蹙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曰：鄭玄注禮云：効猶呈見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逾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

萬曆二十六年刊

牛後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廷篤注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

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

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驥

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

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

子合從諸侯襲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索隱曰世本惠王子名嗣曰大王之

地南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鄆索隱曰音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鄆地理

志潁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鄆陵縣鄆鄆不同必有昆陽

召陵舞陽新都新鄆索隱曰地理志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鄆屬汝南按新鄆即樓丘

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於此更名宋新東有淮

潁正義曰淮陽潁川二郡賁徐廣曰在宛句。正義曰在宛胸按宛胸曹州縣也無胥索隱

曰按其地關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謂河南地卷衍酸棗

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正義曰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名

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

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鞫鞫殷殷正義曰鞫

音隱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

王交疆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

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也

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

宮

索隱曰謂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

受冠帶祠春秋

索隱曰謂冠帶制度

皆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

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

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

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于是水旁之高地故

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

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途西南 武王

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

正義曰今衛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紂

於牧野 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

卒武士二十萬

漢書刑法志曰魏士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步置戈其上冠

胄帶劔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尸利其田宅○索隱曰衣音音屬音屬二屬謂甲衣也覆膊

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盈謂賁糗糧中音竹仲反謂其八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

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

蒼頭二十萬

索隱曰謂

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

奮擊二十萬

索隱曰謂

頭以異於衆荀卿子魏有蒼頭二十萬是也

謂廝養之卒廝養馬之賤者今起之為

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

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

索隱曰謂割地獻秦以効已之誠實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

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

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逞秦之勢以內

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

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

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

疆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曰此効猶呈見也奉明

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

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索隱

曰世本名辟疆威王之子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

曰即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

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國

策云五家即五國也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曰

所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曰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刀良弓之矢照之有進而無退戰如雷

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

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渤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菑之中七萬

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

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

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鬪雞頭圓五絃擊之不鼓

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

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碁故云六

博別錄云楚鞠者楚亦蹋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臨菑之塗車穀擊人

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

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

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

萬曆二十六年刊

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

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

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

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

晉之道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

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

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

濮等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

西北三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

志縣名屬梁國○正義曰故縣

在兗州任城縣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騎不得比行

南五十一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曰

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呼葛反○劉

氏云秦自

懼不敢進兵虛作恐驕以而不敵進正義曰言秦雖至

喝之詞以脅韓魏也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

虛作蜀罵驕溢於誇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

不敢進伐齊明矣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盟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

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

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

南說楚威王索隱曰威王名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

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徐廣曰黔中西陵也○正義曰

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

州西二十里巫郡正義曰巫郡夔東有夏州海陽徐廣

皆盤瓠後也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騶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鄒取一

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

萬曆二十六年九月



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  
○索隱曰裴駮據左傳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  
伯莊以為夏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  
地理志海陽地闕劉氏云楚之東境也  
南有洞庭蒼

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北有  
理志有蒼梧郡○正義曰蒼梧山在道州南

涇塞郇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涇楚威王十一  
年魏敗楚涇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

順陽乎一本北有汾涇之塞也○索隱曰涇山在楚北  
境郇音荀郇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

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計郇陽當是  
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

陽猶幽邑變為桐邑○陰變為園陰爾郇  
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疎  
地方五千餘

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

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方不兩立故為大

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

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

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荆州江陵縣東北六臣聞

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

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

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

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

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

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

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

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疆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疆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

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

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

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

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仆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周

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為字未之得也。蘇秦喟

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

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

之地沃潤流澤最為膏腴故曰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

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

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

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

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

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

乃授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抄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

秦若作投甚為易解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

欺齊魏與共代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

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

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

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

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

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

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

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

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傳 六

而不食烏喙者

索義曰廣推云蘇奧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

天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

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

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

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

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

也齊王愀然變色

索隱曰愀音自酋反又七小反

曰然則奈何蘇秦曰

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

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

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

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

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

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

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

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

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

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

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

取者所以為人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

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

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

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  
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  
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  
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  
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  
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  
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  
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  
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

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

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

索隱曰詳音羊詳  
詳也僵仆也音薑

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

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

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

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

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

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

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

徐廣曰燕易  
王之十年時

齊宣王卒湣

王卽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

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

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

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

死然死是死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

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

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

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

一作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

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

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

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于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

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

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

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

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韓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

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

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

患國敵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

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

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

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

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也南攻楚五年

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

二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

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赧王

在前王十餘年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

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

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曰濟漯二水上游黃河並淄

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濟北盧

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竹

書紀云梁惠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大山記云

大山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大山餘一千里至琅邪臺入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

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

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濟所

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

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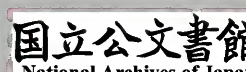
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正義曰音致寶

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

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

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

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正義曰質直栗反燕相子之與蘇



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

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

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

子之徐廣曰是周報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

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

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

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

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

恐為不成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

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

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

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

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曰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

齊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梁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

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

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疆萬乘之國而齊總并之是益一齊齊警疆而國害

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

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

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

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九 列傳 三



不來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

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

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物

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

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

正之何不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冕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而賈十倍索隱曰謂紫色

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

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符

曰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徵兆也其大上

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

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擯。正義曰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擯

棄關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

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

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

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

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

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

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

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

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

曰必及宋地歸楚淮北及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

齊竟破齊潛王出走義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

燕王曰楚得枳

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曰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而

國亡

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鄢

齊得宋而國亡

正義曰年表云齊潛王三十八

年滅宋三十年五國共擊潛王王走莒

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

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

船浮於汶

眉貧反。索隱曰

乘夏水而下江

索隱曰夏

音暇謂夏

滌之水盛漲時也

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

索隱曰巴水名

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九

荆傳

三

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之東而下隨

邑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我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若今之鷂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

浩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睢傳

一日而斷太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

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隔河也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陽曰音搖搖動也

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曰離歷也歷二周而東解新鄭州韓國都拔矣五日而國

舉索隱曰離知字謂屯兵以離二周也而韓氏以為然

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

曰卷軌免反劉伯莊云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絕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

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軌免反非也又音丘權反按舉安

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大衍字原當為東京及卷皆屬榮陽是

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冀

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包兩周徐廣曰張儀曰下河

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包兩周東取成臯也○正義

曰兩周王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鏃戈在後徐廣曰

城及鞏反○正義曰劉伯莊決榮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榮澤之

反○正義曰劉伯莊決榮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榮澤之

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

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

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曰故

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宛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九

魏世家第九十九

三

三

三

胸縣西南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決宿胥之口口。正義曰淇水出衛州淇縣

三十五里界之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青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間白溝道青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作

胥蓋亦津名今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

其地不在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相州

所理是頓州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

云二國地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

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

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

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秦欲攻韓恐

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

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

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

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則以南陽委

於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寡人固與

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鄙阨徐廣曰鄙江夏鄙縣均一作

南陽今之均州鄙縣名在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

隋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鄙縣

申州有平清關蓋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

而合於秦因以塞鄙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

南苑陵有林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

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

萬曆二十六年刑

史記卷六十九

川傳

三五

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兵傷於譙

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及謂車兵相續也

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

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

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嬴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燕

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宅適者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

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阬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

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

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敗我岸門封陵之戰

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

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

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黨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

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黨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

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

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往秦者謂游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

王不行蘇伐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

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

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

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鶴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

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傳  
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  
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  
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師擊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衡

佩珠吸莽

天王除道

家人扶服

賢哉代厲

繼榮黨族

史記卷六十九終

